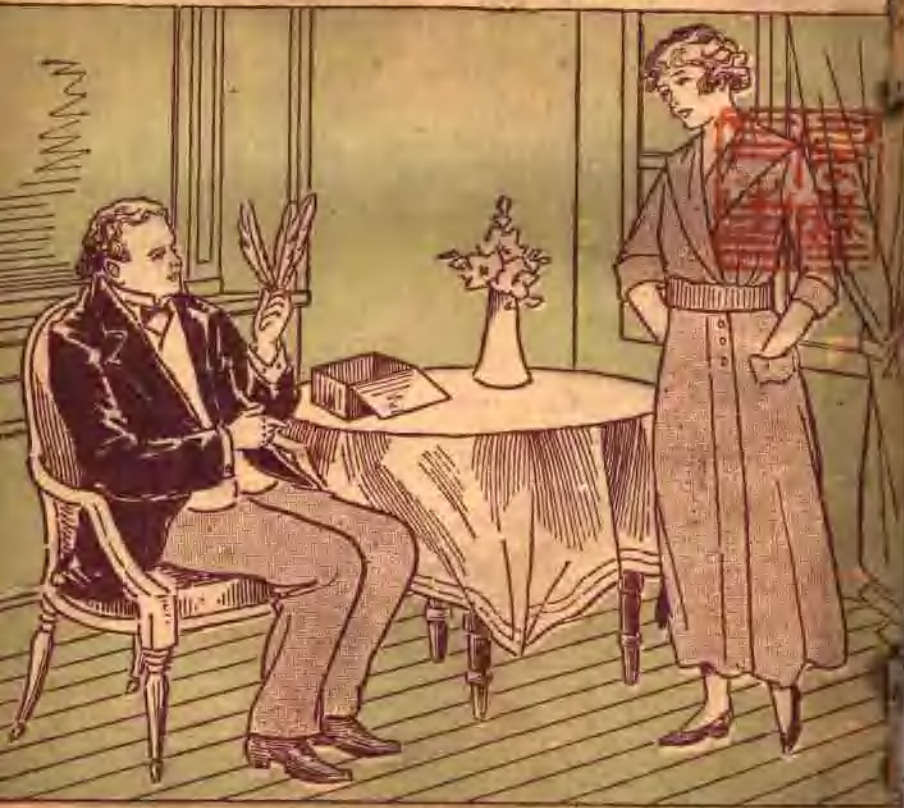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九編

白羽記三編

上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白羽記三編目錄

卷上

第二十三章

謝罪

第二十四章

尼羅河上

第二十五章

精神猶似少年時

第二十六章

地下先人今無懟矣

第二十七章

石室

卷下

第二十八章

恨不能插翅飛去

第二十九章

強作解人

第三十章

南斗依稀

白羽紀三編 目錄

第三十一章 還鄉

第三十二章 喁喁情話

第三十三章 舊調重彈

第三十四章 老興未闌

白羽記三編卷上

第二十三章 謝罪

托倫斯將有威斯貝頓之行。馬車候於門。行李已發。從者亦佇立俟駕。乃至亞苔夫人家辭行。勿促登程。不願殷殷話別也。先入室道將遠去。綺痕送之出。登平臺。亞苔夫人佇立臺階之上。托方與握手。夫人忽謂綺痕曰。『大佐。且行。願與一談。』綺痕曰。『如夫人意。』轉謂托曰。『吾二人可卽在此道別。旣抵威斯貝頓。願卽寄書。』托曰。『吾下車時當作函。』與夫人並肩下階。綺痕留後數月以來。枕戈擐甲。爾詐我虞。如臨大敵。今乃解甲歸田。各安其業。於心良慰。托亦欣然觀其步履。矯捷。知心情怡適也。願夫人乃

延滯不前。發言時精神灰懶。曰：『君行矣。兩日後君在威斯貝頓。綺痕在格蘭奈。』風流雲散。此鄉良寂寥。『夫人之忌綺痕。非一日矣。每見二人相親相昵。輒思有以間之。今者南北分飛。私衷已遂。顧損人而無利於己。意終未滿。』續曰：『君與綺痕先後舍我而去。吾家幾空無人。』轉行下入園。托慰之曰：『吾二人行當歸來。』夫人顧園中景色。花消日沒。雲過天空。草碧不鮮。河流灰死。樹頭落葉。褐赤橙黃。紛飛草際。問曰：君『君居威斯貝頓。幾何時耶。』答曰：『吾實不知。義應幾何時者。則幾何時耳。』夫人曰：『此與不告相等。君殆不欲告我耶。』托無言。夫人慍托其將與綺痕解約乎。抑強之就範乎。靳不以告。令人焦悶。且今茲別離。不知相見何日。長此夢夢。其何以堪。岸然曰：『君疑我耶。』意若甚怒。托

婉應之曰。『吾寧無疑夫人之故耶。夫人往者胡爲告我以威魯貝之來。春水一池。干卿底事。何庸於靜處興波。』曰。『吾謂君義應知之。』托曰。『然綺痕則諱莫如深。吾今知之。殊以爲幸。然告我者。夫人而夫人。實綺痕之友也。』夫人答曰。『吾非君友耶。吾安能無言者。君獨不解耶。』曰。『否。』托未嘗不能解。特夙未縈懷。胡由而解。夫人知其不解。中心憤恨。區區一否字。刺其心至不可忍。乃曰。『吾言之不仁耶。吾以事實告君。窮形盡相。若與綺痕有深仇。君乃猶不解耶。』托仍答以否。夫人乃改其居恆之審慎。恣口侈言。曾無節度。平日所念。皆形言詞。明知迹近顛狂。終亦不能自己。其言曰。『吾所以不惜犯凶酷之嫌。據實以告者。蓋有故焉。灼然可見者。君乃不見。吾憤且恨。有意傷君心。吾殆惡婦人也。』

綺痕與君二人暗室深談而吾獨坐平臺之上前夕然今夕復然殆將長此以終耶君又不肯言言次意殊怏怏兩手相擊以示怨憤托不答但向園籬隙處行步履加疾夫人亦努力與並托急於避夫人而夫人意在盡言殊不顧續曰「倘綺痕果愛君吾又何恨卽恨亦當不如是之切然綺痕之視君猶是朋友夫友誼胡可貴者」意存輕藐托答曰「未必一文不值也」夫人曰「雖有友誼不能禁綺痕避君綺痕見君則畏避亦欲知其故耶謂君瞽耳君瞽而綺痕懼吾則以爲幸海爾伐電來曰君已瞽吾幸之吾與君相遇於歇爾街吾幸之自是厥後吾幸之吾深幸之吾知綺痕懼故以爲幸也綺痕深慮身受羈縛不能自脫故懼而吾則不懼」語音甚低而輕藐之意益顯且重言曰「吾則不懼」

吾則不懼。』情感蘊乎中。一發不可遏。在托觀之。夫人固綺痕友。友而賣之。誠非意計所及。甚可怖也。夫人續曰。『綺痕寄函海爾。伐憐君耳。既作函。又懼懼。而又不敢告君。倘綺痕以懼自承。君亦未必苛責。將仍爲其友。然綺痕無此膽量也。』托倫斯知綺痕之躊躇。瞻顧別有真因。決不如夫人所言。特明旦已離。是間綺痕亦將渡愛爾蘭峽。赴東尼格爾。無庸更與夫人爭添一重公案。且此時行已近籬。但度籬隙木階。卽脫夫人之羈絆。更無庸多言誤時。但答曰。『吾意夫人辜負綺痕苦心也。』夫人聞言。憤氣頓斂。方知絮絮多言。抑人揚己。終無所用之托。且與綺痕長處暗室。永不與夫人並坐平臺。奢望無饜。徒自擾耳。平日兀傲逼人。至是如墮淵壑。乃自解曰。『吾殆惡婦人也。然吾生非極樂。知我者或能爲。』

我。恕。也。』其音柔婉動人憐。時二人方行達木階之畔。托旋身向夫人。嚴厲之容色稍斂。將靜聽其說辭。早與夫人相知。謂其雍容華貴。能慎話言。今乃驟反其平昔之所爲。判然如兩人是必有隱衷。在。未。得。其。情。不。忍。遽。坐。以。罪。也。婉言曰。『願以夫人之經歷告我。』夫人曰。『吾甫離學校。知識未具。卽嫁與不相識之人。吾母主其事。未嘗不爲兒女計。後福謂嫁則得所。今生可無窮餓。吾漫不省察。遽諾吾母。母性嚴。吾夙惟命是從。卽辭亦不獲。母爲我擇人而事我。遂事之世間。類此之事數見不鮮。然其難於容忍。也不以數見而稍減。』托曰。『亞荖先生吾曾遇之年事稍長與夫人非偶。然善人也。且愛夫人。』答曰。『然也。彼善人且愛我。吾知其愛我。乃稍暱就之。所居或城或鄉。均有家宅。初亦樂之。但覺了無

佳趣耳。凡工廠林立之鎮市。其僻靜之街巷。常沉鬱寡歡。屋宇比連。簷齒相望。窗牖同式。戶限同形。又且空際烟浮。萬象塵黯。倘有教主。能於此間。灰淡之人生。加之點綴。信徒且蜂湧而來。惜并此亦不可得。吾往日生涯。半消磨於是。僻靜之區。彼高車駟馬。入呼僮僕。出會賓朋。怡然自得者。正多。而吾不與焉。悶也。終朝栗碌。如君實不知。吾生之悶。達於何度也。然所苦者。尙不止此。『言次稍沉吟。顧終不能中止。又不能退。且竟其詞曰。』吾嫁幾不知人間大事。方謂吾命如是。凡女子之命。皆如是也。漸乃不敢自信。人生所許者。不啻沉悶而已。吾僅得此耳。男若女。並驕行與之遇。女之顏色。不吾若。行自念。女獨行與之遇。試談其聲音笑貌。又不吾若。則又自念。彼知歡樂。我乃不知。則人生所許者。舍沉悶而外。猶

甚多也。母氏劬勞與我者，僅此耳。』托嚴厲之色。至是盡消。夫人言亦誠懇。前此狼驚之氣，已無影迹。既不求人憐，亦不求人恕。但平心靜氣，述其身世。續曰：『俄而君至，吾與君頻相遇也。君行役於外，君又歸來，乃不僅知人生所付與者甚多，且知此甚多者爲何物。雖吾仍不能得而愉快，已有加於前，以爲但得長與君友，以君之升轉爲吾矜詡之資，是亦足已。乃俄焉而綺痕又來，君疾轉向之，噫，何其疾也！胡不稍緩須臾，君轉向綺痕，吾旣失望於今日，乃不能無憾於當初。』托倫斯曰：『是吾所不知，且曾未致疑甚歎也。』夫人曰：『吾留意不令君疑。羅敷之昵，使君非可見諸形迹。特努力保持舊物，殫精竭思，以留君聯綺痕與費扶希君之好。夙夜焦勞，幸能成功，已費却無窮心血。』托聞言驚恍然於事變之。

源。流。初。乃。如。是。其。細。先。哲。之。言。良。不。我。欺。特。適。合。於。我。躬。所。經。歷。
爲。可。詫。愕。耳。我。方。獨。行。踽。踽。視。日。相。接。觸。者。如。路。人。初。不。意。若。輩。
所。經。營。者。影。響。吾。生。其。效。及。吾。易。簀。之。日。費。扶。希。之。敗。辱。令。名。綺。
痕。之。備。嘗。淒。苦。數。月。來。之。矯。揉。造。作。疇。昔。早。啓。其。端。主。持。之。者。不。
過。亞。菩。夫。人。願。據。托。倫。斯。爲。友。之。一。念。耳。夫。人。續。曰。『吾。幸。能。成。
功。一。日。晨。同。遊。公。園。中。君。告。我。二。人。將。諧。婚。媾。吾。心。滋。喜。知。君。未。
留。意。也。君。又。告。我。卽。赴。蘇。丹。吾。歡。樂。之。念。復。逝。』
章回中事第三君。居。南。中。三。年。吾。孤。寂。寡。歡。君。歸。而。吾。夫。死。綺。痕。則。猶。是。自。由。女。兒。身。君。
問。綺。痕。不。得。請。而。君。盲。君。盲。而。綺。痕。乃。據。以。歸。己。吾。之。身。世。如。陵。
谷。遷。變。起。伏。無。常。君。當。能。燭。見。之。而。最。難。忍。者。實。今。茲。之。數。月。』
托。曰。『聞。夫。人。言。令。吾。甚。憾。』夫。人。言。是。也。蓋。確。有。可。恕。者。在。夫。

人與世相處。憾事良多。托之境遇。正與相若。體念及之。不禁有同情之感。平臺之上。洩綺痕之祕史。誠可恕也。又曰。『吾心甚憾。』更不能續。遂珍重而別。跨籬欄。拾級而過。夫人目送之。旣渺猶延佇有所思。弩箭在括。今始離弦。徒以自傷。并傷所愛。甚無謂也。托若不踐約。強綺痕必當歸來。我若不傾心以告托。托旣與吾鄰終爲吾友。塞翁之馬。雖失桑榆之願。可償今賀。然盡言種心病之苗。他年共處一鄉。望楹對宇。雖常相過。從勉爲友。朋終不免迴憶。臨別贈言於心。耿耿也。今日披示。惻忱誠爲多事矣。

附註

所居或城或鄉均有家宅

言其在倫敦鎮中又有別墅宅
在舊文名中又有別墅宅

第二十四章 尼羅河上

戈爾特軍中假歸。自海爾伐乘舟下尼羅河。私念此間誠無情之地。居此者無情之民族也。大舟旁繫小艇。戈臨甲板倚欄俯視艇。見土人雜處。中有胡牀一人臥其上。黑紗蓋之。寂然不動。是日舟過戈魯斯喀時。有亞刺伯人二。昇牀登小艇。至是二人倚艇尾談笑。絕不問牀中人。疑其已死。故無過問者。戈乃舉首左右眺。黃沙無垠。峭石陡起。人烟寥寂。平野不毛。惟有兩岸綠痕。縈帶稍呈春色。此間誠無情之地。居此者無情之民族也。又俯視艇上牀。凝眸諦審。牀頭人莫辨。是男是女。黑紗蒙其面。鼻尖眼眶瞭然可見。但不知唇間有鬚頰際有髯否也。曉日光斜。漸侵牀足。左右偶坐者。悉移就大舟甲板之陰。艇後二人仍談笑自若。又有頃日光蜿蜒。倒度臥者之身。上侵其面。炎威酷烈。無稍假借。而臥者仍寂然黑。

紗飄閃。兩足挺直。手亦雙垂。緊傍腰股。戈乃向艇尾二人呼曰。『移牀陰處。毋少遲。』亞刺伯人勉起從其言。戈問曰。『病者男耶。抑女耶。』曰。『男也。吾二人將挈之赴亞蘇因。送諸醫院。但恐其終有性命憂。兩旬前彼自櫻樹顛墜也。』戈曰。『汝等未與以飲食耶。』曰。『病甚。不能下咽。』蓋亞刺伯人多迷信。謂生死有定數。無所逃。故見病常不救。今茲黑紗爲蓋。奄奄待斃之人。其始也。或不過稍有夷傷。治以藥。七日且愈。乃坐視不措。意臥諸胡牀。日炙。蠅欺不爲之洗滌。餓勿令食。狂渴勿令飲。於是傷腫而潰。不可療治。埃及長官聞之。不得已送諸亞蘇因。圖挽救於萬一。如是者屢見不一見。誠無足奇。然戈爾特則時繫懷想。胡牀僵臥。寂默垂死之人。若有引人注意者在。日落時。涼風起於天末。吹來河上。扁

舟知胡牀上病人得此可稍抒煩酷心焉稍慰入夜於席間遇德人某試與語心有所觸問之曰『君或適爲醫士乎』曰『否但在蓬恩大學習醫有年今來開羅欲觀第二湍瀑抵海爾伐不復能前行』戈爾特阻其言曰『果爾願偕君休假餘閒秉君所業以相助』客曰『君欲我相助耶固所甚願然初不意君有恙也』藹然有笑容戈曰『吾誠無恙願君助一亞刺伯人耳』曰『卽頽臥胡牀者耶』曰『然倘不以爲忤願得假手於君之技能但有當預告者彼兩旬前受傷此間民族以見死不救爲恆習度未施相當之療治且天時鬱蒸不治必腐或已濱死吾二人往恐目擊之情形未必娛人意也』德人聳其肩應曰『得一經驗亦非無益姑如吾子命』二人乃起登上層甲板風力漸長逆河流

而上。水波奔騰。大舟小艇。都顛搖不定。河水隨波入舟。客倚舷。俯視。夜黑。無星。但有高處一燈。照耀。光影閃爍。限於小圓外。則黝黑。莫辨。惟見船尾浪花。飛濺。白痕一抹。宛如風捲雪稜而已。擊艇有聲。如受鞭策。客曰。『彼已不在。船尾無人。必已移胡牀置他所。』戈亦俯首凝視。有頃曰。『吾意胡牀尙在原處。』與德人偕行。抵下層甲板。趨船側。見胡牀果在晨間令人安置之所。水花激起。散灑病人之面。而病者仍堅臥勿動。戈曰。『果如吾所料。』取燈跨舟欄。登小艇。德人從之。傳呼亞刺伯人。命之曰。『其移榻於船尾。』既移榻。又命之曰。『盍揭其面幕。吾友醫士也。願令一臨視。』二人逡巡不前。其一慢然抗曰。『吾等方送之亞蘇因。彼間豈無醫士。』戈乃舉燈自揭其幕。謂客曰。『幸審視其創。』創在股。客